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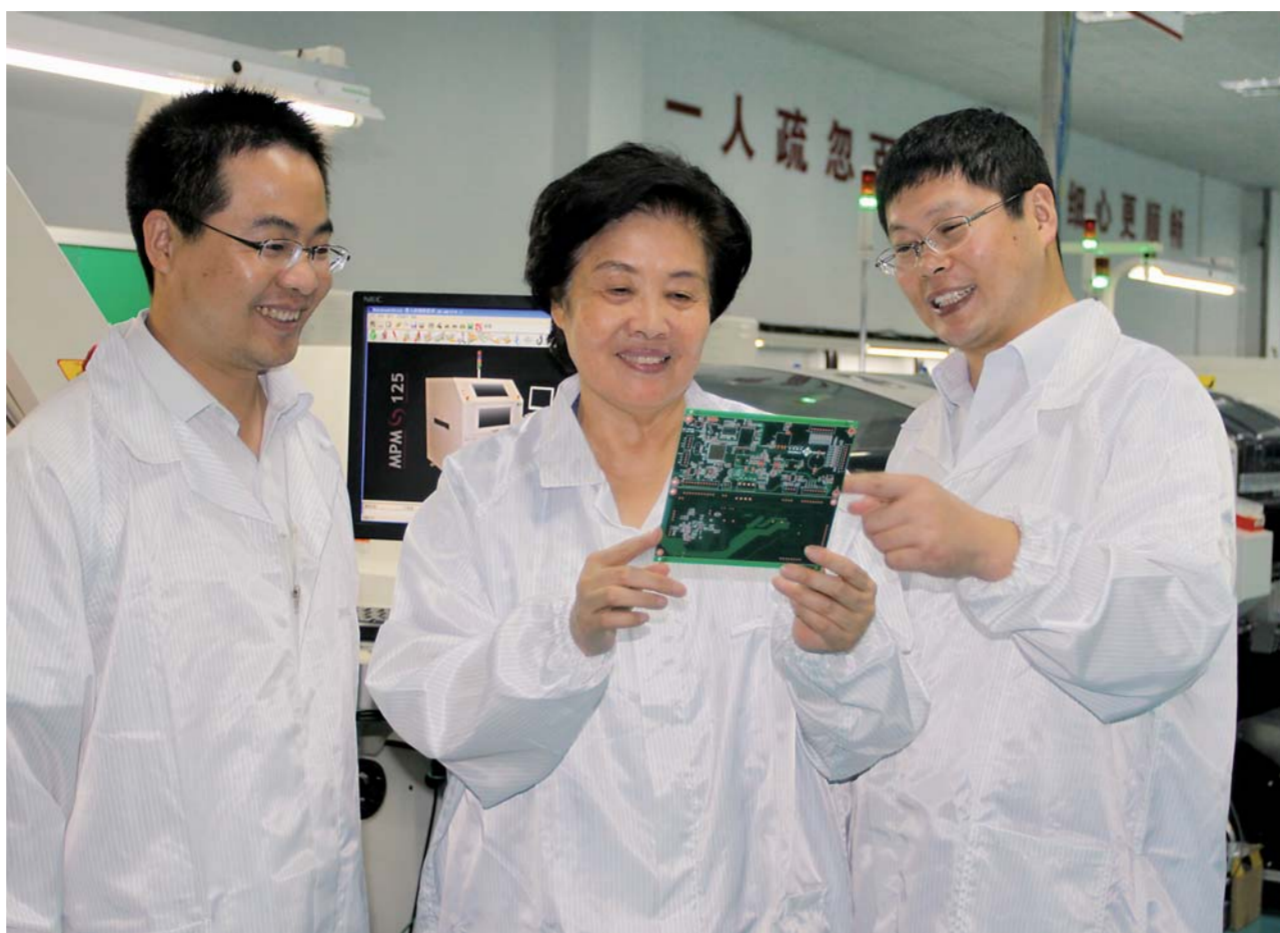
一个农村妇女和第一块国产芯片的传奇故事

靠8根绣花针起家的知名家纺企业家钱月宝，冒着极大市场风险与中科院签约共推国产芯片——龙芯产业化

“苏州常熟有个沙家浜，这里曾诞生了《沙家浜》这一家喻户晓的抗战故事。故事里的阿庆嫂深明大义、胆大心细，备受世人推崇

改革开放后，常熟的一个小村子里又走出一位“当代阿庆嫂”。她在风云际会的时代里靠着绣花针带动全村老小发家致富，更主动担当国家重托，竭尽所能支持国产芯片——龙芯的研发应用

她，就是梦兰集团和梦兰村的带头人——钱月宝



▲钱月宝与“龙芯”产业化基地研发人员在一起试用最新研发出的“龙芯”自主可控计算机。

▲钱月宝（中）与“龙芯”主要研发人员张福新（左一）、吴少刚（右一）谈论“龙芯”新产品研发方案。

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朱程、蔡玉高、陈刚

钱月宝今年70岁，个头不高，按她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越缩越小”的年纪，但是她的手指依然细长。

这是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8岁那年起就开始绣花补贴家用，别人一天绣80根线，她能绣100根。

靠着这双巧手，钱月宝一针一线地织出了梦兰这家中国纺织行业百强、中国家纺行业十强企业。

也是这双手，竟在知天命的年纪改行去做一件一般人摸都没摸到过的东西——芯片。

“做家纺的怎么能做芯片产业？”

“她一个农村妇女，50多岁了才第一次碰电脑，当她告诉我做龙芯时，我觉得她疯了。”钱月宝的大女儿钱珏珺说。

连家人都反对，更不用提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

43岁的张福新是当年中科大少年班的尖子生。还是学生的他就参与了我国第一块国产芯片——龙芯的研发。29岁那年，他因为贡献突出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对龙芯的产业化充满激情。但他万万没想到，从实验室向产品的“关键一跳”，院里不但没有交给“国家队”，反而交给一家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民营家纺企业。“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张福新说。

不疯不成魔。能让钱月宝放下捏了半辈子的绣花针，这块龙芯，有着它独特的魅力。

作为一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芯”，龙芯具备微数据处理能力和拓展能力。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台汽车，微数据处理能力决定了这台汽车的驾驶性能，拓展能力则决定了未来这台汽车能不能进一步改造升级。正是这一独特的优势，让龙芯至今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可以实现自主可控的国产芯片。

“我们这代人多少有些报国情怀。”钱月宝慢慢地搓着手，略带回忆地说，“那时候我和中科院合作，原本只是想吸引人才支持企业发展，结果很多科学家跟我讲，国家正缺芯片，龙芯产业化缺合作方。于是我就想，梦兰有今天全靠国家支持，我应该帮助国家解难。”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朴素的想法，没有概念包装，也没有过度解释。

亿万次穿针引线练出来的韧劲，早就让钱月宝对认准的事坚持到底。在一片“农村妇女做IT”“家纺企业做芯片”的嘲笑和质疑中，她从市跑到省再到北京，四处奔走寻觅支持，尽其所能筹备场地、购买设备、引入团队，她还用自己细腻的心思为远道而来的专家们装修住处，添置家什。这份执着和真诚感染了很多人，让不少心存疑虑者转变态度。

“我第一次见钱董，她给我展示的不是纸面上的规划，而是在推进中的项目，这份真诚和效率让我非常吃

惊。”张福新说，“她的精神和人格魅力让我相信，龙芯的产业化大有可为。”

2004年，梦兰与中科院正式签约，在常熟建立梦兰“龙芯”产业化基地，合作推动“龙芯”项目的发展。

十多年来，龙芯产业化之路几近夭折

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4年。不少企业为了挣“快钱”涌向一个个风口，很少有人会在一个看不到盈利的项目上长久驻足。然而在梦兰龙芯产业化基地，这个拥有着国内领先的通用CPU技术的公司，却嗅不到一丝躁动的气息。

时间拨回到2004年的签约仪式。那天，中科院计算所李国杰院士就给钱月宝泼了一盆冷水：“龙芯得慢慢来。开始的时候不能靠这个养活职工，要用家纺赚来的钱养活研发人员。”对这个“亏本”项目所面临的风险，钱月宝心中当然知晓，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签了约，因为她懂得“国家战略”这四个字的意义。

李教授的话一语成谶。在那个追逐高速增长的年代里，龙芯的产业化之难，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想象。十多年来，龙芯产业化之路几近夭折，但每一次又都涉险过关。

如今已经是龙芯重要骨干的吴少刚在谈及这段经历时感慨颇深。“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专家认为芯片‘造的不如买的，买的不如租的’。最难的时候，我们研发经费要不到，产品卖不出去，一度陷入绝境。即便如此，集团的资源也始终向我们倾斜，钱董自己还身先士卒，四处奔走帮我们寻找支持。”吴少刚说。

承诺不难，难在始终信守承诺，更难在这种信守有时要

2006年，在第一代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电脑问世并将产业化的关键阶段，梦兰担保的一家不锈钢企业突然倒闭，钱月宝以极大的勇气和担当承担下这笔近4亿元的债务，稍有不慎，不只是一二十年心血付诸东流，更会影响到两千多名职工的生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她依然坚持为龙芯输血。15年来，梦兰先后投入2亿元支持龙芯发展。尽管与市场上动辄巨资的项目相比有些少，但这却是梦兰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全部。

科学家的执着与钱月宝的真诚就这么发生了化学反应。那么多年来，“龙芯”骨干多次拒绝高薪诱惑，始终奋斗在国产自主芯片研发的第一线，保证了核心技术路线的延续性。龙芯也不辱使命，从家用电脑到大型服务器，从石油勘探钻头到翱翔太空的北斗卫星，越来越多的龙芯上天入地，为国家的信息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在龙芯电脑展厅，记者看到了龙芯系列的最新产品。一排排“龙芯”的台式电脑运行流畅，不论是看视频、看网页都和市场上主流电脑无异。唯有操作界面左下角的那个菜

单按钮变为了一条红色的龙，暗示着它的身份。

“这个最新款龙芯的性能在同主频的情况下与市场上主流芯片相当。现在最缺的是应用，只要用的人多起来，我们就能不断改进，让龙芯越来越好。”吴少刚说。

抱诚守真终迎曙光。去年，全国上下对自主可控芯片的认识进一步统一。作为目前国内最成熟的国产芯片之一，龙芯获得了来自政府的重要订单。今年，梦兰龙芯产业化基地正在为新款龙芯量产作准备，力争将整条产业链实现自主化。

走进梦兰的会客厅，作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张张在全国两会期间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挂满墙头。钱月宝说，这里是她的“加油站”，每当快挺不住了，她就会在这里坐一坐，看一看。“梦兰做龙芯以来，得到了多位国家领导的关心，做不好龙芯，我愧对领导嘱托。”

“不做龙芯，会是怎样？”

用主业养副业不少见，但在梦兰，“绣花针”不仅仅要撑起龙芯，还要撑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不做龙芯，家纺业务应该已经上市，老钱也不会那么累。”梦兰集团工会主席沈惠英如此回答记者。

作为40多年前跟随钱月宝创业的“八姐妹”之一，沈惠英一直是钱月宝的左膀右臂，对她的这份执着有着自己的理解。“老钱是个苦出身，16岁就没了爸爸。没能尽孝是她的心病。所以做家纺做龙芯，她都是想让别人过得更好，结果越是做得多，担子就越大越放不下。”

从1972年8个人、8根绣花针、几台绣花机、2万元贷款干到如今拥有2000多位员工，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梦兰品牌也有了很好的市场和声誉，发展起来的梦兰逐渐承载了全村人的希望。

1997年，梦兰第一次企业改制，钱月宝坚持为村里留下30%股份。在2001年的第二轮改制过程中，她再次顶住压力，靠着企业发展帮助梦兰村集体拥有的股份价值从615万元升值到2003万元。与此同时，梦兰累计投入1亿多元让全村村民住进花园别墅，平均每户村民承担的费用仅为4万元。

如今梦兰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4.38万元，是常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倍，劳动力就业率和社会保险参保率均达到100%，超过了“人人有活干、户户是股东、年年有分红”的幸福生活。

除了带动一村人致富，钱月宝也热心于公益事业。几十年来，她个人和集团捐款捐物达2亿多元，先后资助了千名失学儿童，成为不少孩子们心中的“梦兰妈妈”……

满脑子都是他人的钱月宝，不得不把最亲的人“放在脑后”。

“不做龙芯，她应该会分更多的时间陪家里人。”钱珏珺红说。

一名公安干警和他陌生的微信“朋友圈”

赖栋才

认识并宣传公安干警陈虎，缘于一次调研座谈时的好奇。

工作生活中，但凡我们加微信，不是亲戚，就是好友。但陈虎介绍，其微信好友中有600多人，其实他并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要加入微信“朋友圈”呢？

“他们大部分是当地普通群众，里面不少是有信访诉求的人。”陈虎给记者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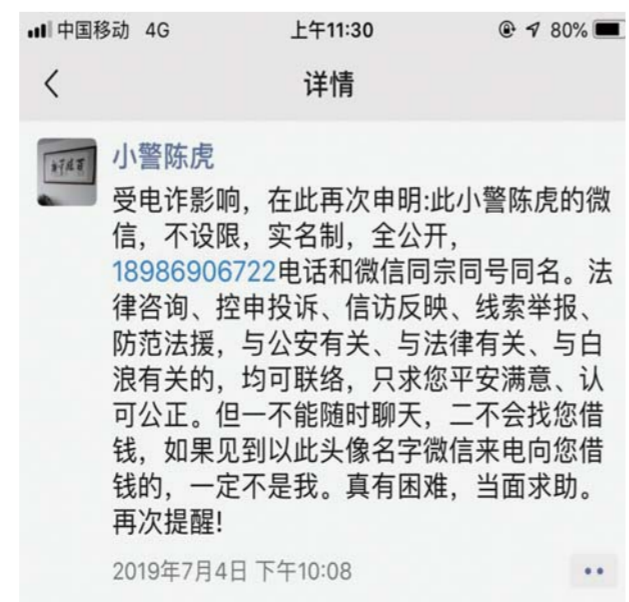
“全面放开微信，加入无需验证，欢迎咨询问题，感谢支持公安。”这是他微信号上的备注。“担当！”一名群众简洁的点赞，让记者心头一热。

其实，处理信访案件，并不是陈虎的“本职”。但他说，处理信访案件是他的“本能”。

从基层派出所，到县公安局，再到如今的十堰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一路走来，陈虎处理了不知多少起信访案件，开放的微信好友也越来越多。他把微信号绑定手机号，不管来电熟悉与否从不拒接。

2010年底，当地两名村民，因宅基地发生矛盾，多次争吵打架。“处理不好，就去市里、省里上访！”一开始，两家都放出狠话。

宅基地是农村人的命根子。农家出身的陈虎，知道这起



▲“小警陈虎”微信截图。（图片来自网络）

纠纷的份量。他和同事给双方反复做工作，并组织村委会、街道办、律师事务所协助调解，后来甚至请当地电视台栏目组参与调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数十次的艰难调解，两个“冤家”最终握手言和。“我忘不了陈警官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当事人给陈虎发来微信。

“小警陈虎”，这是他的微信名。陈虎自称“小警察”，但在当地群众眼里，他可是个“大能人”。一名街道办事处干部说，一些积压多年的信访案件，找到他总能“化腐朽为神奇”。

2013年，陈虎在竹溪县工作时，一名当地群众找到他哭述，其儿子16年前被人拐卖，孩子母亲因受思念折磨，患癫痫病而去世，本人现在又身患癌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儿子一面。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这种痛苦感同身受。”陈虎与同事迅速展开全力侦查，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侦办，最终把两名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并辗转多地将其已结婚的儿子找到。

这对父子团聚时，时年60多岁的老人，“扑通”一声给陈虎跪下。老人在自家大门上，歪歪扭扭地写上这样两句话：“感谢共产党，感谢公安局”。困扰老人16年的心愿

终于达成，中央电视台为此拍摄了纪录片《九成子回家》。

处理信访案件，光有热情还不够，还得有“本事”。接到信访案件后，陈虎有一套自创的处理流程，研究、走访、约访、调处、结案；他还有一套屡试不爽的“五心”接访法，暖心接访、诚心倾听、细心记录、同心查核、公心调处。

陈虎虽然堪称接访的专家，但信访并非公安一家的事，更不是他自己份内的职责，但他就喜欢多管这样的“闲事”。当地干部群众这样告诉记者。

去年，陈虎到十堰市经济开发区工作后，发现有十几起因企业改制、征地补偿、建房质量、退伍安置和案件判决等原因引发的信访积案。他认为，这些案件虽然与公安机关本身无关，都与当地的和谐稳定有关，于是主动申请约访并最终圆满调处。

“信访群众为家人，把群众问题当家事”。这是陈虎把普通群众，尤其有信访诉求的群众，加入微信“朋友圈”的初衷。

“这几年，你一共处理了多少起信访案件？”记者想要个具体的数字。

“不知道，也没刻意记。矛盾不上交，信访不越级。十几年来，我工作过的几个单位，从未发生过因公安事由赴省进京上访的事件！”陈虎对此颇为自豪。